

趙二狂

雙子齋

趙二狂

雙子齋出版

1944.10

一、說子轉變

出版

華北書店

定價 四元五角

一九四四年十月

一 二流子轉變 (上、西皮均可唱)

劇中人物

胡德盛——二十五歲，「二流子」。

白鳳蓮——二十三歲，德盛的妻。

胡秀伶——十六歲，德盛的妹妹。

趙二娘——五十歲，德盛之母，家已分開另住，村參議員。

劉二旦——四十一歲，村長，村參議員。

第一幕

舞台佈置：胡德盛的家——普通的中農家庭：

舞台左後邊斜放一床，床邊（舞台中）有個條桌，桌上放些油燈、香爐、針線籃子等零碎東西，牆上掛着一幅舊得退了色的中堂，寫着「克勤克儉」。

時間：三十一年三月初，一個黃昏時候。

（開幕的時候，很靜。有時傳來了幾句放牛搗羊的兒童歌聲。隨後，樂譜聲中（不用鑼鼓），白鳳蓮無精打彩的走了出來。煩悶、憂愁、東張西望的像在等待着誰。若是沒有前幕的舊劇團唱可用絲絃拉一過場，風隨着出來，朝着下場口望了一會然後叫板。）

鳳唱：（白鳳蓮簡稱）（懷板）

江日下月東升天色傍晚，在窩裏急壞了

白氏鳳蓮，我丈夫清早起去把集趕，却怎麼到如今不見回還，在門前望丈夫望他不見，不由得引起我疑團萬千：莫不是與壞人一道勾串？莫不是在大街又把酒貪？莫不是賭博癮今日又犯？莫不是有了錢去抽洋煙？白鳳蓮細思想心頭煩亂，悔只當日裏錯打算盤。想從前他也是年輕壯健，不喝酒不賭錢不抽洋煙。二爹娘去世後家事他管，他就與壞人們兒混做一團。（轉二板）不上學堂把書念，不做工商不耕田，我也曾好話將他勸，他不聽我也是枉然。只等他今晚回家轉，好好再勸他一番。門兒外等他等不見，（過、白）噯！他還不同來！……一早起來，就嚇着狼食，裝上去料，而今還不見人的踪影。……噯！我還是站在這兒高處看看。（白鳳蓮看了一會，疲乏的坐在石台上，又東看西看。）（唱）站得高處看……

秀上唱：（旗秀伶仃稱）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哥哥說事大，（唱）氣壞嫂嫂理不端。前思後想細打算，左難右難願心間。
！不好，（唱）氣壞嫂嫂理不端。前思後想細打算，左難右難願心間。
。猛的抬頭向前看，嫂嫂站在大門前？

（白） 噫！我往日放學回來，我那嫂嫂，總是悶在裏裏，做這個弄那個；今日放學回來，到這時候，她還站在那兒與張西望，……噫！我去嚇她一下。（暗暗的貼近鳳蓮身後）

鳳白：（自言自語的指指說着）噫！這一定是他，一定是他，一定是！趕着個嚇兒，從東往西，順着大路，來了！來了！……，咳！又拐了拐了……這……
：（悶想着，又走向右邊的土堆上看。秀悄悄跟在後邊）

噫！這一羣趕集的人回來了，當中一定有他，一定有……（急切的看着）咳！又拐了拐了……

（秀伶在身後，忍不住的「嘆吃」笑了一聲）

呀！（鳳被嚇得閃了一下身子，秀急跑向左邊高處）

秀：（學鳳的樣子）噯！這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鳳：吓！（一把拉下秀）你個板精，把我吓的心跳的「咚兒！咚兒！」的，沒打你，你還奚落我哩！

秀：誰奚落你哩？……噯！嫂嫂！咱姊妹兩個在一塊幾年了，我頂佩服你的，就是四個字。

鳳：那四個字？

秀：就是「少年老成」；可是，我現在才知道把人認錯了。

鳳：噫！「現在才知道把人認錯了。」……這話裏有了題了……（自想）

秀：嫂嫂，我看你「少年」嗎，還是個年輕人，說「老成」嗎？倒還有

鳳：（大悟）噢！又在編排我哩！呸！我看你怎能學個好女婿。

秀：（玩皮的樣子）對麼！你是有了女婿的人了；却怎麼站在這裏「來了！來了！」那是叫誰哩？

鳳：還不是看你那「寶貝」哥哥麼，你說我叫誰？你說我叫誰？

秀：啊！嫂嫂，我又把人看錯了。

鳳：又要編排我的什麼？

秀：嫂嫂，我先前看你「心地直爽」。

鳳：先前看我「心地直爽」，如今呢？

秀：如今嗎，你那心却偏到一邊去了。

鳳：噫，這話又是怎麼說的？

秀：怎麼說，你想，我是你的妹妹，是這樣一個「小」妹妹，每日放學

回來，沒有一次見你等我，看我，接我，今日我那哥哥，趕來去了，

還沒到三更半夜，你却是一立坐不安穩的，一直看了大半天，看起來還是……

鳳：好利的燭燭！（動手擰秀的臉，）你還敢編排我不。

秀：不！再不敢了，饒了我，嫂嫂！

鳳：饒了你行，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秀：十件八件都成……。

鳳：妹妹，當真話，你教我的字，我全會寫了，今日晚上再教我幾個吧

？

秀：這算什麼，這是我們小先生的「任務」，來，你先把「春鳥叫」三個字寫一遍看。

鳳：噢！還要「考」哩，講不了，先生妹妹，看我寫吧！

（唱）先生妹妹將我考，低下頭兒仔細描，（白）先生妹妹！（唱）還

先生妹妹，看我寫得可對麼？

秀：（看白）好呀！（唱）學生嫂嫂心性靈，個個字兒寫的清，又好看

來又端正，（過又看白）嫂嫂（唱）你果算妹妹好學生。

（白）學生嫂嫂，真好，寫的字兒和你那人兒一樣，又端正又好看。

鳳：再別胡說，看你學成啥啦！

秀：是，真規矩些。

鳳：妹妹，學堂裏今日上的啥功課？……

秀：噯，我還沒顧得給你說哩，今日三科長來了，在學堂「演說」，演的可好哩。

鳳：說些啥話？

秀：啥話，說的是「今年的生產任務」，咱們百姓的事。

卷之四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鳳唱：擰支洋火把燈點，

秀唱：你我燈下慢慢談。

鳳：這是花生，咱們吃着說着。

秀唱：（慢板）好呀！今日裏三科長講說三點，（那三點？）這是鳳

揮的問話，以下仿此）一件件叫嫂嫂細聽心間（你說），頭一件叫民兵加緊訓練，有精兵才能保邊區平安（對呀）。第二件邊區人努力生產，齊動手把荒山變成肥田，（那更是好事），組織那二流子參加生產，有男女和老幼一齊動員，把人人組織到生產戰綫，不讓有一個人游手好閑。第三件勸衆人努力節儉，好年景攢餘糧不怕歉年。講話間又想起大事一件，說出來怕嫂嫂惱在心間。（白）嫂嫂！妹妹想起一件事來，說出來恐怕嫂嫂要惱。

鳳：你嚇唬我，有話就說，別藏着掖着！

秀：不惱？

鳳：說過不惱就不惱。

秀：嫂嫂既然不惱，妹妹我就直說了。

（唱）

（慢板）親嫂嫂既不把妹妹惱，（不惱，實在不惱）我就把知心話對你談談，（妹妹你說）自爹娘下世去遭下磨難，留下我兒妹們少吃無穿。那時節妹妹我年紀還淺，家裏事全由我哥哥照看。只可惜我哥哥沒有主見，每日裏不務正一味貪玩，那一年嫂嫂來大有改變，勸哥哥務正業前去耕田，多虧嫂嫂把他勸，才算度過這幾年。誰知我哥哥舊病犯，今日在路上……（過）

鳳：在路上怎麼樣？講呀！

秀唱：

（嫂嫂，）我哥哥如今舊病犯，今日在路上又賭錢，把糧食輸了還不算，人家又把驢子牽，望嫂嫂今晚將他勸，勸浪子回頭把心安。

鳳唱：好賊！（三板）聽一聲氣的我渾身打戰。（切住白）我把你個強

盜呀！（唱）罵一聲胡德盛全無心肝。我也曾日夜裏把你苦勸，你也曾發過誓再不賭錢。誰知道今日裏舊病又犯，把糧食把鹽子輸個淨乾。想起你這種人實不要臉，今夜晚見強盜定把險翻。（留板）

秀唱：嫂嫂呀！嫂嫂不必太着氣，妹妹與你出主意。這種人還要多教育，那能和他比高低。我哥哥若還回家裏，莫要與他發皮氣，我這裏離了嫂嫂去，（過白）嫂嫂不必動氣，我那浪蕩哥哥回來，還請你苦勸一番。夜已深了你我休息吧！

鳳：不用妹妹吩咐，你先睡去。

秀：嫂嫂！（唱）望嫂嫂上炕早休息。（下）

鳳：（唱）妹妹走後把門關，坐臥不寧悶心間。順手拿起針和綫……（

無精打采的縫着鞋子，縫不下兩針，便焦急的開門去看）還不見強盜

轉回還。（又關門坐椅上打盹。）

（鷄叫了）

德上：（神神盛簡稱）好氣！（唸快板）早晨起來把集趕，獸了麥子整一石。集上粮食快，賣了個好價錢。五個包子一盞酒，又買一盆紅星煙。騎上驢，吸着煙，立立達達轉回還。走了不多遠，遇着李二滿，跳下黑驢子，與他把頭點。他說有賭場，就在山後邊，咱去押幾寶，趕個小盤纏。聽說有寶場，兩手發了饒，不論賭不賭，總得去看看。跟他到山後，有個大石坎，許多熟朋友，圍成一大圈，一見哈哈笑，彼此做周旋。看了一小會，掏出鑲麥錢，連下五六寶，實實不沾弦，數數我的票，只剩五百元。輸得起火了，一寶都下完，二百下三釘，三百下單川，揭開小帳四，票子輸個乾。輸了不服氣，定要將本饒，牽過黑驢子，作價整一子，五百下么到，五百下小符，劉德他拉住。

，寶盒猛一掀，蝴蝶翻着我，恰恰是個三。我說誓餘欠，他要把驢牽去。我去揪驢頭，他翻把臉翻，把我按倒在地，打了幾下，打了滿頭大塊，打了一個紅眼腫，不是二滿，得快，恐怕性命不周全。兩人跑出來，二滿對我言，今日運不好，輸得實在冤。回家想個法，明天翻一翻。聽了二滿話，回家弄本錢，才到家門口，聽得雞叫喚，老婆生來脾氣壞，慢慢開門莫多言，莫多言。

（白） 噫！她已經睡熟了，我來攪門。（攪門）

鳳：（驚醒白） 半夜三更，想是那家的「二流子」，見我丈夫不在，來偷些米兒麵兒，我還是喊叫起來。「捉賊！」

德：（急進門掩鳳口） 哈！半夜三更，喊叫什麼！

秀：（急上，站門外聽。）

鳳： 啊！……原來是你回來了。

德：不是我，誰還敢半夜三更，攔你這門。

鳳：你往日回來，不論半夜三更，總是打門叫戶的，今日回來，在這三更半夜，却偷偷摸摸靜靜悄悄的像個賊娃子一樣，這個爲着甚麼？

秀：（自白）這一下問的正好！

德：我是怕驚了你的覺。

鳳：不！你去趕集勞苦了一天，聽了我的覺又算什麼大事？我睡醒了，牲口一天沒見草了，我喂去！

德：（承下）不！……今天吃得太飽了，貴賤不敢再喂了。

鳳：（冷笑）吃得太飽了，貴賤都不敢喂了？（氣）我先試試再喂些怕啥！

德：誰說怕啥？不過……

鳳：不過什麼？……我去！（微驚）